

医院风景线

儿童康复科设起“小学堂”

□特约记者 王晓欢
通讯员 王平

2月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卫生院,一座上下三层、朝南独立的小楼,正沐浴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中。该楼全部供儿童康复科使用,集门诊、治疗室、住院病区等于一体。在楼上的儿童康复治疗室里,在特教老师一对一的辅导下,8岁的苗苗(化名)在认真地临摹字帖。

苗苗上小学后,有明显的学习困难,后经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智力落后。自2022年6月起,苗苗就开始在这个儿童康复科住院治疗。

“学不会,压根就听不懂老师讲什

么。”提及苗苗当时的情况,苗苗妈妈长叹一口气说。不只是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她还感到苗苗不懂得表达自己、与别人沟通困难。

“知道孩子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来住院时,想着改善病情就很好,压根没敢奢望学习不落。”苗苗妈妈坦言。

而实际情况让苗苗妈妈颇为惊喜。在治疗外,康复科依据每位患儿的情况,参照其年龄段的课本,为孩子量身定制文化课,由特教老师一对一进行辅导。苗苗上午接受治疗,下午上课。“刚来的时候,10以内加法都不会,现在50以内都没问题。”苗苗妈妈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孩子的认知和沟通能力都提高了,也自信了。

这个儿童康复科虽然位于卫生院

内,但实力不凡,由郏县中医院儿童康复科整体下沉而来,科室20人的团队中,有儿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中医针灸科医师等,患儿来自平顶山市各县区。

“合作能达成,全得益于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白庙乡卫生院院长于国庆直言。

2019年,郏县被确定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郏县卫生健康委主任、县医疗健康集团党委书记张利恒介绍,郏县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覆盖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13家乡镇卫生院、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郏县医疗健康集团。其中,距郏县中医院的直线距离仅1公里的白庙乡卫生院划归郏县中医院。

2022年4月,儿童康复科顺利搬迁下沉,有了场地,病床从原来的30张增加至42张,患儿住院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缓解;新增了听觉统合训练、悬吊、沙盘等设备,康复方法更加多样化。

“之前场地受限,想新增一些治疗室或者设备很难,在这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也大了。”康复科主任张晓表示,搬迁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开展更精细化的服务,迅速提上了日程。

2022年下半年,当得知外地某医院引进了新的儿童康复治疗技术,张晓迅速安排两位康复治疗师前去学习。

3个多月的进修培训结束后,绳带疗法、攀岩运动疗法顺利引进,很好地帮助肢体障碍及异常姿势患儿快速康复。

值得一提的是,该科还推行了科内轮转制度,即科室内各治疗组人员轮岗,如运动疗法的康复师也要在言语、感觉统合训练等方面学习,积累临床经验。

“这样一来,不仅业务有专攻,还能确保康复师知识全面,在孩子治疗过程中更好地发现、解决问题。”张晓说。

考虑到康复患儿治疗周期长、孩子自理能力差等原因,卫生院儿童康复科还开设6至14岁患儿周托服务,即患儿每周一至周五吃住住在病区,由专门的生活老师负责照顾,以全方位满足患儿家庭的需求。张晓表示,精细化服务得到了患儿家庭的认可,2022年共收治住院患儿70余位。

中国救援队 在土耳其地震灾区 24小时不间断搜救

据新华社土耳其安塔基亚2月15日电(记者武思宇 王峰)中国救援队当地时间14日派出3个批次、40名救援队员、2只搜救犬,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24小时不间断开展搜救行动。

其间,中国救援队与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联合编组,与当地救援力量及重型机械协同作业,搜索评估了12栋建筑。截至目前,中国救援队共营救出6名被困人员,搜寻出11名遇难者,搜索评估建筑82栋。

2月14日上午,当地居民反映,阿塔图克大街周边疑似存在生命迹象。中国救援队与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迅速赶到现场,联合开展区域搜索,利用雷达、视频生命探测仪对3处疑似点进行排查,搜寻到2名遇难者。

同时,中国救援队与当地救援力量联合编组作业,采取边清理、边支撑、边排查的搜索方式,利用挖掘机等重型机械,对建筑废墟进行层剥式清理和结构支撑,使用技术手段对疑似信号位置重点排查,搜寻到深层埋压的1名遇难者。

此外,根据联合国第五区域救援队伍协调中心要求,中国救援队还派出搜索评估组对安塔基亚市相关区域进行评估。

与时间赛跑 为生命接力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王峰
吴文诩

“在救援现场经常会出现全场突然静默的瞬间,我甚至能听到身边队友的呼吸声。静默,是因为现场正在进行紧张的生命探测……”这是中国救援队队员张珂在搜救间隙写下的一段话。

音视频生命探测仪可通过辨别声音发出方位来确定生命迹象位置,这是营救幸存者的重要一步。断瓦残垣间,极度安静下,蕴藏着生的希望。

随着“这里有敲击声”等呼喊传来,中国救援队队员会立刻振奋精神,迅速展开作业。

几天来,记者目睹了中国救援队争分夺秒、不眠不休地工作,在灰尘、砂石包围之下,他们探测、破拆、救助……有的队员脚底磨出了水泡。

张珂说,一次赶赴救援现场的途中遭遇大堵车,中国救援队队员们就徒步前往救援地点,他们一路小跑近半个小时,衣服被汗水浸透。

为了挽救生命,一切努力都值得。截至当地时间12日,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已救出6名幸存者。

“在土耳其主要电视频道新闻中可以看到,中国队员在多处废墟中搜救。”土耳其蓝莓旅行社总经理伊凡·卡斯勒表示,“中国救援力量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专业设备无私地开展救援工作,有一家电视台还通过翻译解释了设备的技术特点。”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者巴勒什·多斯特表示:“中国救援队辛勤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解救了我们在地震中的受困者。”

地震创伤虽未平复,但温暖已在悄然传递。被救者的家属专程赶来致谢。一些普通民众也是如此,当地一位男子特意拿来一袋橙子请中国救援队队员们收下。他说:“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请让我们也做一些表示感谢。”



有医院取消夜班费,你怎么看?
扫一扫,看短视频
栏目健康头条说。

有健康保障, 才有和美乡村

(上接第1版)

上级医院还派医生到新阳中心卫生院坐诊。詹承朝说,卫生院只有一位快要退休的外科医生,难以满足居民的就医需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级医院派出一位外科医生下沉帮扶。在村一级,这几年三明市招聘了多批村医,新阳镇也来了不少年轻人,为村医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有进展,但要实现质的提升还很难,需要耐心和时间。”在詹承朝看来,人才短缺是长期制约基层医疗发展的关键因素。年轻村医招来了,但是专业素质参差不齐,乡镇卫生院新进的医生都是大中专,成长和成熟还需要时间。类似的问题在甘肃省敦煌市同样存在,孔晓霞说,过去敦煌市人民医院还能引入兰州大学和甘肃省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这几年都引不来了。不仅如此,一些培养成熟的高职人才外流倾向严重,市里的规培生也都盯着三级医院。



2023年春运 落幕

2月15日,江苏南京,旅客们准备出站。当日,2023年春运落幕。2023年春运自1月7日开始,至2月15日结束,共计40天。

—— 洪波摄

要推进,还要加快推进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詹承朝作为一名基层医生的焦虑。他提到一位熟悉的肾衰竭患者时说,该患者经常通过互联网诊疗找北京的中医专家看病开药,每次都要花费几百元。如果基层的服务能力提上去了,这位患者在基层看病,医保报销后每次只需几十元。

孔晓霞说,尽管现在农村的常住人口少了,但留下来的主要是老年人,这对村医的诊疗和健康管理能力要求高。目前,敦煌市的68名村医中,仅4人有本科学历,33人从事村医工作不到5年。“这与我们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孔晓霞说。

贺佳璇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乡聘村用”的医务人员,出生于1990年,本科毕业于延安大学,目前是在下驿村和司马沟村的村医。她常常用“我的村民”来指代自己的服务对象。

“你愿意一直留在乡村服务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如我对我的村民更熟悉,谁身体有什么毛病我一清二楚。”但同时,她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目前,当地村医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如果只负责一个行政村的工作,村医每年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她希望能够适当提高村医的待遇。

“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疗设施设备的配置,进一步提高诊断能力。”贺佳璇说,村里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多,很多需要CT诊断,但是乡镇卫生院没有CT设备,给居民带来很多不便。

孔晓霞在强烈的紧迫感中,边思考边推进。她说,卫生健康事业是一项民生事业,需要各级财政部门加强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持续稳定投入,不断改善群众的就医环境,也让医务人员心无旁骛地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编制、人事部门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倾斜支持力度。当前,很多公立医疗机构编制外工作人员占到一半以上,要防止编制紧缺造成人才流失,进而影响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孔晓霞还建议,人才政策应进一步向基层和西部倾斜,引导和吸引人才扎根建设乡村,推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尽快实现质的飞跃。

探访“明星小药”的诞生

□本报记者 赵星月

冬春更替,儿童呼吸道系统疾病多发。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有不少患儿家长青睐、解决儿童呼吸疾病系统的“明星小药”——儿童用医院制剂。这些制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保障质量让更多患儿受益……带着诸多疑问,记者近日走进北京儿童医院进行现场探访。

供应:从院内使用走向院外调剂

2月8日,北京儿童医院取药窗口,一位患儿家长在核对药房工作人员递给她们的药品。

进入北京儿童医院中西药房,记者从药架上拿起一盒名为“肺炎合剂”的儿童用医院制剂,药盒上标注着“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一行字,同时注有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贮藏方式等信息。

“医院制剂属于处方药,由医师开具处方后在院内调配、使用,不在市场上销售。”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魏京海介绍,自2022年8月以来,该院陆续对院内制剂进行包装升级,药瓶加装药盒,并配有量杯,方便患儿使用和家长携带。

为提高儿童用医院制剂的可及性,除患者直接到医院开方取药外,该院又增加了两种获取途径。一种途径是针对复诊患儿,家长可通过医院互联网诊疗平台预约挂号,在线就診,处方开具后由医院工作人员把药快递到家。另一种途径是针对高热提取罐患儿,根据北京市医院管理局2017年印发的《关于市属医院内部制

剂调剂的通知》,允许13种儿童用医院制剂在市属医院中的儿童专科医院或具有儿科诊疗科目的医院间申请调剂使用。目前,北京已有17家医院可调剂使用北京儿童医院的制剂。

打开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审批网页,魏京海给记者演示了调剂流程。“打个比方,申请医院如申请调剂3000瓶肺炎合剂,按照相关规定,这3000瓶要使用同一批号,需一次性调剂完毕,不可分次调剂。”魏京海说。

“期待调剂审批流程能简化,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托管医院等,允许一次审批、多次调剂,而不必反复提交审批。同时,经互联网诊疗开出医院制剂处方目前缺少明确的政策依据,暂认定等同为院内使用而非网络销售,这存在一定政策风险。”魏京海说,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该类处方的合理性。此外,也可考虑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处方流转到调剂医院,由调剂医院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药品配送给患者。

质保:有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

记者跟随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主任助理杨少鹏进入医院制剂生产车间内部。在一个狭长的走廊两侧,分列着多个操作间,透过玻璃窗,制剂生产的各个环节被一一呈现。

伴着扑鼻而来的药香,成本核算班组长王文莉向记者介绍起生产计划的排程:时下正值冬春之交,呼吸道疾病患儿较多,具有清热利咽、宣肺止咳等功效的制剂就相应增加产量;到夏季,胃肠道疾病患儿增多,就要进行新一轮调整。

循着药香,记者来到提取车间,这里是中药饮片变成合剂的第一道工序。在车间内持续的轰鸣声中,记者的目光被两个高悬的提取罐吸引。据介绍,这两个提取罐正分别煎煮着1吨和2吨重的药液。

通过一排金属管路,提取罐连接着浓缩罐。杨少鹏介绍,提取罐与浓缩罐相当于超大号药锅,它们的作用是通过两次煎煮提取原液,通俗讲就是传统的“加两碗水煎成一碗水”。不同的是,在家里,煎煮是“凭感觉”;在这里,经验丰富的药师通过对仪器的操控,以及对温度、时长、液位、密度等指标的把控,使煎煮精细化。扩容后的提取罐,一次可煎煮4000瓶制剂。

下一道工序就是配制。在配制室内,工作人员往配制罐中加入蔗糖、蜂蜜等辅料,并经过加热、搅拌等工序,苦涩的药液就有了易被患儿接受的味道。

紧接着是灌装环节。生产班组长王海伦说:“别看传送带上仅有两三米的距离,这一段药液要走上半小时;中途要在高温烘箱中停留,进行灭菌处理。一个批次下来,工作人员往返巡视要走上万步。”

灌装机上,8个针式灌装头同时工作。在设定好的压力下,灌装头一降一升,药液就被注入药瓶,随后完成锁盖。“现在所看到的,其实是静置一晚后的药液,这样,有效成分才能尽数保留。”王海伦说。

以上仅是医院制剂生产的一条明线,还另有一条暗线布设其中,那就是检验。

在药检室,药检班组长刘宗洋所负责的检验工作与制剂生产同步进行。“生产计划一出,检验计划必须同步,制剂从原料、辅料、包材,到中间产品,再到成品,每一步都要送检,实行全流程质量控制。以肺炎合剂为例,包括酸碱性、鉴别、微生物限度等在内的检验项目超过20项。”刘宗洋说,算下来,一瓶制剂的完整生产周期通常在1周左右。

拿到检验合格报告后,一支支药瓶才能经传送带送入贴标机。传送带中,一旁的工作人员对标签信息进行多次核验,确保信息无误,标签完整、清晰。

至此,一瓶口服医院制剂制作完成。

未来:为剂型改良和二次开发做准备

制剂生产车间月生产计划展板上记录着北京儿童医院现有制剂品种的生产进度。

“我1993年参加工作,那一年,北京儿童医院院内制剂达上百种。2000年以后,凡市场上已有供应的品种,药品监管部门不再批准注册,并注销制剂批准文号。”魏京海介绍,如今,北京儿童医院保留下来的制剂品种有25个,其中,中药制剂14个、化药制剂11个。

这些制剂之所以得以保留,有其不可替代性。“一方面,部分制剂用量小、价格低,药企生产积极性低,由医院定量配制可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如治疗小儿性早熟的复方合剂。另一方面,医院制剂是数十年临床经验的结晶,对于市售药品是一种有效补充,也因其显著的临床疗效,被患儿家长亲切地唤作‘明星小药’。”杨少鹏说。

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儿童医院的两个中药制剂被有关单位看中,有望通过技术转让转化为新药上市。

“从医院制剂到市售药品,意味着受益群体更广。”杨少鹏表示,北京儿童医院将建立规范化的制剂研发与中试生产技术平台,以充分发挥儿童新药孵化器作用。

“药学部制剂中心也在重组组织架构,新增的发展部细分为课题组、研发转化组和对外联络组,推动医院制剂的研发与转化。对于正在使用的制剂,我们计划开展上市后临床研究与再评价,为剂型改良和二次开发做准备。”杨少鹏说。